



## 父亲母亲

## 向父亲学习

文 / 任焯越

初秋，在编辑父母亲的摄影画册时，看着父亲的音容笑貌，我突然想起，我们应该向父亲学习，那究竟应向父亲学些什么呢？

一转眼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。在这五个春夏秋冬中，我们做儿女的，从最初的忧伤到深深的怀念，再到悠悠的思念，那种情感愈发深沉了。

或许要学习父亲的地方很多，他的正直、忠诚、谦和、朴实等许多优良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。但在这些综合素质基础上，最生动、最鲜明、最日常或许也是最难坚守的，却是他对长辈的孝顺，对亲人的关爱，对学习的毅力和对人生的坚持。

父亲幼年就失去父亲，由祖母在艰难中抚养长大，所以他对祖母的情感十分深厚。早年大家庭分家时，尽管当时他自己正失业在家，但仍毫不犹豫地主动承担赡养母亲的责任，早出晚归，必到母亲屋中请安，有什么好吃的首先孝敬母亲。

祖母去世后，他乘坐木帆船，冒着风浪穿越大海，随船扶灵柩回宁波老家。此后每年清明必回乡祭扫，即使在“文革”被批斗期间仍不中断。有一次天雨路滑，道路泥泞，下山后误了班车，他硬是步行几个小时赶回城里。

父亲酷爱学习，我们从小就耳濡

目染。因家境贫寒，父亲小学刚念完就去学生意了，但每天晚上，店一关门，他就赶去夜校学习会计课程。几年后，拿到会计专业文凭，奠定了他从事会计工作的基础。

进入外贸公司从事财会工作后，父亲买了许多专业书籍，常常研读到深夜，并把所学知识用到了工作上。他创设了多项经济核算方法，提高了企业工作效率，受到上级的重视与表彰，有的一直沿用至今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又报考了业余大学会计专业班，勤奋学习、从不脱课，终于取得大专结业证书，圆了自己的读书梦。

父亲从小体质并不强壮，但他直到九十高龄才离世，这与他坚持健身分不开。上班时，父亲的单位在南京路外滩，当时我们家住在十六铺，大概有三四站路。“文革”中他被下放到外白渡桥北面的工厂工作，又多了一站路程。但这四五站路程，父亲基本不乘车，坚持来回步行。他说我上班天天坐着，上下班走走，就是活动锻炼，省下车钱还能买几包烟抽抽，不是一举两得嘛！

父亲说，对健身的坚持就是对人生的坚持。退休后，他首先把吸了几十年的烟戒了，又为自己制定了健身计划。一是每天必做一套二十多分钟自编的健身操，从不间断；二是恢复了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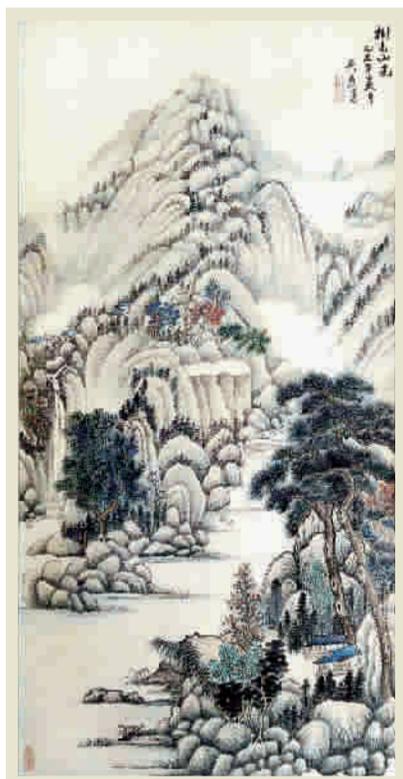
轻时曾练过的书法，每天必写几大张；三是参加社区京剧班，拿出当年的“童子功”，引吭高歌，唱得气顺心畅。

由于坚持健身，父亲年老后走路来仍胸挺腰直，体检从没出现“三高”现象。八十多岁时，还爬上搭在桌子上的方凳，去察看天花板的状况，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。晚年住院验血时，除了因感染白细胞指标升高外，其他指标个个正常，让我们自叹不如。

实际上，在想到向父亲学习，学什么的时候，他对长辈的孝顺、对亲人的关爱，他刻苦学习的精神，他对生活那种坚持的精神，或许已经流淌在做儿女的血液里了。父亲从不教育我们什么，但他如何对待亲人、如何对待学习、如何对待工作与生活的无声行动与精神，日积月累地渗透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中，奠定了我们做人的基础。

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就是被称为“家风”的那种无形的东西，在一代一代相传。

代际相传，被遗传的不仅仅是生命，还有精神。虽然，有时候这种普通人身上的精神，看起来好像并不轰轰烈烈，极其平常，甚至显得琐碎和微不足道，容易被人忽略与视而不见。但就是这无数细微的精神，支撑了我们社会的持续与发展！



树色山光（中国画）

吴燕芳（76岁）作



## 老有所乐

## 拍马

文 / 阮芝贤

写下这个题目，有人会误解是否想写“拍马屁”，漏写了一个字。嗨，告诉你，那是真的拍马！我们摄影班组织了一次拍摄马的专题活动。那天早上出发，午后赶到奉贤森林公园马场，看到乌黑高大，浑身油光发亮的军马时，大家兴奋异常，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响成一片。

我默记着老师讲过的有关拍摄马的要点，手忙脚乱地调整着光圈、速度、ISO。当驯马师一次次挥鞭把马群从遥远的地方赶向我们所在的海滩边时，我一次次激动地按下了连拍快门，那种马群踏着海浪奔腾的气势，马蹄高高扬起的嘶鸣声，真的让人振奋。

一个下午我只管拍，没来得及回看拍好的照片。傍晚收工后，我在寝室里打开相机一看，一张张照片不是只有马蹄，就是只有马尾，半个马头，或者就是空白一片，那种懊悔真是不能用言语表达。心有不甘的我静下心来回想拍摄过程，端着相机，向拍成功的同学求教。才知道我是光紧张地拍，没能按照场景及时调整数据。找到了失败的原因，这时夜已深了。

第二天凌晨四点半，我又跟着摄友们赶到海滩边，等待着初升的太阳，金红的太阳刚刚露出海面，啪的一声巨响，骏马已一声嘶鸣高高扬起前蹄，好似在告诉我们，我老马准备好了，你们要开始新一轮的搏击。这时又有一群高头大马迎着太阳冲破海浪向我们拥来，我举着相机迅速地一次次按下快门……

待到太阳完全升起，侧光不复存在。大家带着兴奋、疲惫和咕咕叫的肚子走向餐厅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相机，回放照片。在漂亮的朝霞光线下，一匹匹骏马的姿态出现在我镜头里，气势壮观无比。

这早餐怎么味道特别好呢？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

## 快人快语

## 美景要亲临

文 / 沈全梅

申城金秋，想去的地方太多了：除了周边的郊野公园，市中心的徐汇滨江、黄浦滨江、虹口滨江、杨浦滨江你都去过了？黄浦江的滨江没走完，苏州河的滨江又修好了。但是光在家看电视看微信是不行的，你没有自己的感受。

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，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，若不去步行、慢跑、骑行，你感受不到漂亮的滨江风景。你只有用运动去亲近，才能感受上海滨江之美。

漫步在滨江大道，浦东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在虹口滨江，夕阳西下，白日落幕，浦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，还能同时看到浦东浦西两岸的绚烂灯光。

美景一定要亲临。就是到了延中绿地、虹桥中心绿地花园，不去亲水平台，也领略不到鱼摆尾鸭浮水的开心景象，你要去，才能获得。

文化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艺术节，国际艺术节也不光是看演出，这是我们的节日。免费的草坪音乐会才开了头，音乐午茶又进了淮海路香港广场，静安公园也搭起舞台，一场连着一场。各街道的文化场所统统开放，连区图书馆也开放了小电影院，你不去，太辜负人家了！

有的人说，我没票。你可买票，也可在电脑手机上抢免费票，不要说“我不会”，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经过多少风浪，跨过多少沟坎，要玩转大上海，哪能被这个小玩意儿难住？获得了，感受了，就会有获得感。



## 忆往昔

## 我的泥人情愫

文 / 黄慧萍

八九岁时，一个六一前夕，我收到表外公的一份礼物，用绿色古朴小花格子纸包装的一只纸盒，纸盒正面有一行隶书“惠山泥人”，纸盒外有一根红丝线挽了一个蝴蝶结。打开一看，金黄色的丝绒绸缎覆盖下躺着一对泥人胖娃。

盘乌云双髻的女娃，圆脸蛋上丹凤眼流连顾盼，眉宇间一颗醒目的红痣好似鲜红欲滴，红唇角微微向上，宛若一轮新月，白衣上缀满了朵朵花卉在阳光下盛开。女娃怀抱硕大一只水蜜桃，似乎发出沁人心脾的桃香。

男娃头顶一撮毛发，发尖微微翘起，他穿蓝白花纹中式外衣，是那种家庭织布机织的土布，衣服套住他胖乎乎的身体。他的双手居然捧着一尊比他腰还粗的金元宝。这是力大无比的大力士呀，我非常虔诚地对男娃说：“你做我的哥哥可以吗？”泥人男娃好像听懂了，眼睛里充满了笑意。为了怕泥人哥哥变卦，我的右手摸着他的右手，口中念念有词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变”。

妈妈说：娃娃是泥做的，小心摔碎了。

啊！多亏妈妈的提醒，环顾我的小房间，安了一张小床，旁边是书桌，书桌上堆着书、纸、笔，是有些杂乱。我看了看比我高的柜子，我站在小凳子上，踮着脚，用妹妹的两副积木为泥娃娃建造了一个家园。

每天早上我起床后，就站在床上，向泥哥哥和泥姐姐问早安；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使劲踮着脚，用小手摸着他们的脸，道了晚安，才会进入梦乡。

有一天，父亲问我：你能告诉我泥娃娃的故事吗？

于是，我做完作业就去学校图书馆、部队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找书，问老师和外婆，我要搞清楚泥娃娃的昨日今生。

大诗人苏东坡的诗中说：“惠泉山下

土如糯，阳羨溪水米胜珠。”如果说战国是泥人的胚芽孕期，那么宋朝出生时的泥人啼哭就少了惊天动地，泥人的文字记载是明朝，散文家张岱和文人王季重纷纷献文歌颂，泥人的鼎盛时期是清朝。

胖乎乎的大阿福是惠山泥人的吉祥大使，关于这个特定的造型，外婆讲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：相传在很久以前，惠山上住着一对“沙孩儿”，他们除野兽，保乡亲们平安，深受惠山人民的爱戴。一天，男“沙孩儿”被倒下的巨树压死，女“沙孩儿”伤心欲绝，殉情在大树前。惠山百姓为了纪念他们，就用山脚下的泥土捏出了心目中的“沙孩儿”……渐渐地，泥娃娃形象越来越甜美，也越来越受到百姓热爱，惠山人用一双灵巧的手，打造了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泥人。郭沫若赞它“人物无古今，须臾出手中”。

我的小学老师告诉我：一个泥人的诞生，需要十八道工序的孕育，所谓“三分塑，七分彩”，上色执行“红要红得鲜，绿要绿得嫩，白要白得纯”的艺术准则，要有“远看颜色近看花”的泥人色彩效果，还要注意局部的纹络与底色的融合搭配。

为什么要用惠山的泥呢？我在书上找到答案，惠山人选水稻田三尺以下的黑泥土，黑泥柔如糯米，细腻光滑，揉而不皱、折而不断、干而不裂。

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我的童年无比快乐……

1966年的秋天，弟弟哭着冲进我的房间，爬到柜子上，挥手打碎了我的泥哥哥和泥姐姐……原来，部队家属大院的小孩子们讥笑弟弟，说他有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姐姐（指我收藏了封资修的泥娃娃），弟弟要“破四旧”。

之后，我寻了几十年，终于踏破铁鞋在无锡的惠山镇与我朝思暮想的泥哥哥泥姐姐相遇。